



□王方晨

“千年铁树要开花，万年哑巴要说话。”因为小学课本，这两句话的意思，是从小种入我心里的，但我所理解的“铁树”，并非苏铁，而一直就是坚硬的钢铁之树。

“铁树开花”，怎一个“难”字了得！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事实上，1990年5月，我从一块草木丰茂的土地，初次来到一个遍地铁树的地方。大地之上，触目所及，是一棵一棵没有生命的钢铁之树。在动力的作用下，这样的一棵棵铁树，日复一日地向着大地，向着大海，向着远方，持续做着匀速的叩头礼。

活了大半生，我已见惯钢铁水泥沙石组成的森林，这就是我们居住的高层或低层的各种建筑。它们给我们遮风挡雨，带来温暖和安全。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，在这些森林里得到保证，并得以继续。但是，在心里，我仍旧执拗地认为，大地上应该生长的是庄稼，是草木、花卉。它们向着天空伸展枝干和绿叶，向着仁慈的泥土延伸根系。它们是一些活着的生命。我曾经多么熟悉它们。

我的祖辈都是本分的农民。他们在大地上播下种子，收获粮食和蔬菜。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，是对人间不劳而获者的痛斥和嘲讽。而我从小就认得小麦、大麦、玉米、黄豆、高粱、水稻、芝麻、地瓜、萝卜、豆角、茄子、韭菜、西红柿。连黍子、稷子、苕蓝我都认识。我还认识那些野菜和野草。

那些野菜，不必多说。荠菜、苦苦菜、灰灰菜、银凤菜、马齿苋、涩拉子棵，都是可食的。遗憾的是麦地里的播娘蒿，我们那儿叫做“米绵棵”，我们从来只剜来喂羊，没想到也是可食的美味。至于王不留行，也是后来才知可食，又叫面条菜，但不常见，倒无所谓遗憾。

马唐草则是大地上最常见的牲畜最爱吃的一种野草，微甜。其他还有节节草、茅草、菖苗秧、稗子草、莎草、小蓟、泽漆、苍耳、蒺藜，以及跟马唐草相似的狗牙根。一种根扎得很深的野草，很不容易拔出来。在师范学校上生物课，老师说叫“拙倒驴”。

当然还有更高的植物，那就是树木。故乡常见的榆树、杨树、柳树、桑树、槐树、楝子树、香椿，都是真正的树。榆树奉献榆钱，杨树奉献杨穗，柳树奉献柳芽，桑树奉献桑葚，洋槐奉献槐花，国槐奉献槐豆子，香椿奉献香椿芽，都可食。另外就是果树了。

在我们村庄的土地上，可以找到梨树、棠梨、林檎、沙果、大枣、软枣。当年，我们大队有个很大的苹果园，我父亲专为苹果园诌了首打油诗：“早起东南望，望见林业方。良田三百亩，变成北大荒。”借以表达对大队的苹果园历年来出产有限的不满。我现在才意识到这是父亲脑筋跟不上时代。可能在传统农民的思想里，生产粮食才是正道。苹果园

的存在，却为广大穷困的“社员们”提供了苹果的美味。虽然每年每家分到的苹果之少可以按个儿数，但毕竟让我这样的小“社员”得以体验好吃可以到达什么境界。

神圣的大地呀，你向人类奉献了多少美好的滋味啊！

在苹果园的旁边，还可以看到几株凌寒不凋的柏树。

有柏树就会有坟地。我家的祖坟地就在苹果园的一旁。现在苹果园已不在，重又变回了良田，我家祖坟地也被邻村的农民耕种。

为保住坟地的使用权，我的家族已跟土地的主人商定，每年缴纳租金。而我早就有了打算，自己死后不入祖坟。已经半真半假地嘱咐了儿子，等我化了友，随便往山野里、大海上或者哪道小河沟一撒了事。

这个世界上，除了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，我并下想留下任何痕迹。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甚至这些文字，对我自己来说，也终究是可有可无，没什么稀罕。

常言道，入土为安。但我不信。天葬、水葬、火葬、冰葬，世上的丧葬方式不一而足，不土葬真就不安了吗？别说不信，鬼都不信。我自知这身臭皮囊并没有优于别人之处，不然，我情愿向社会无偿捐献遗体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深深怀念着大地上蓬勃生长的这一切，就像我本人就是那样的一棵庄稼，一棵草，一棵树。我看我自己，有枝叶，有根须，有花朵和果实，有色泽和气孔，有挺拔也有曲折。我的根须正被温柔的泥土保护着，一边在幽暗的地下安静地吸取着水分和营养，一边完成着泥土中唯我可知的隐秘快乐的奇遇。

在我看来，草木在大地上生长，天经地义，再没有比这个更能体现天地公正的法则。然而，土地被占据的故事不断在身边发生，那些钢铁水泥泥沙石组成的森林还在无边蔓延。

我向来是喜爱提出疑问的。钢铁水泥沙石的森林，难道就一定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么？所以，我认为自己在长期的写作中，其实就是在探讨人和大地的关系，从而揭示人类如何在地球上生长。

铁树占据了大地，人类去往何方？面对这种现实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反应，每个人也都会提供一种或几种可能。可能不见得就是最好的结局，而我期望的，就是现实引起人们对人和大地的关系予以认真思考。只有认真思考，人类的活动才有可能逐渐合乎自然法则，从而取得不断的发展和进步。

我尚未自信到相信自己的观点一定正确。我只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，那就是站在庄稼、野草、野菜、花卉、树木这些植物一方的立场，甚至把自己视为草木。它们多么美，且多么有用！

草木来自广阔的大地，我其实是在爱着你这来自泥土的执拗。

□杨曙明

在泲源书院168年的历史上，共有40人担任过“院长”，其中任职最长的是匡源，时间长达17年之久，并最终病逝在任上。

匡源(1815—1881)，字本如，号鹤泉，山东胶州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幼年聪慧好学，且才思敏捷，年仅13岁就成为秀才，24岁乡试考中举人，25岁会试金榜题名，随即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又因为其博学多识和儒雅举止，得到了朝中大臣们的器重，不久更上一层楼，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。

道光二十三年(1843)，28岁的匡源，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，受钦命出任江西、山西的乡试主考官。匡源殚精竭虑，不负众望，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，由此更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赏识和信任，进而指派他为皇子讲经，由此成为“帝师”。咸丰元年(1851)，皇子登基成了咸丰皇帝。从咸丰二年到咸丰七年，六年间匡源官运亨通，可见咸丰皇帝对他的赏识和信任。当咸丰皇帝仓惶出逃热河时，匡源“不及归第便驰骑以从”，与那些争相出逃的王公大臣形成鲜明对比。其耿耿忠心才干、胆识，让咸丰皇帝对他更加信任和依赖，赏戴花翎，委以重任，并在病危时，让其位居顾命八大臣之列。

政治斗争你死我活，匡源在漩涡中不失大体，保持臣节。咸丰皇帝死后，慈禧太后企图篡权以垂帘听政。阴谋成功后，她本想以“力主北狩，致先帝归天”的理由处死匡源这个“帝党”骨干，但匡源力辩道：“臣原本不赞成北狩之议，力谏固守，(但)帝身已起，臣犹伏御榻力争。”匡源言之凿凿，有礼有利有节，最终迫使慈禧收回成命，但仍以“凶焰方张，彼亦难与争辩”为由，将匡源免罪罢官。

匡源为官二十多年，十年辉煌后死里逃生，见东山再起已无可能，只好打算返回故里“独善其身”去了。可是，他为官清廉不治家产，离京前府邸又遭抢劫，即便是变卖了所有家产，也未能凑够返乡路费。当他走到济南时，已是身无分文，幸而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是其门生，听到老师来到济南，立马郊迎盛请，并顺势聘请匡源为“泲源书院”“院长”。匡源欣然从命，时间是同治四年(1865)春。

创办于雍正十一年(1733)的泲源书院，是由趵突泉畔的历山书院迁址更名而来，当时可谓山东之最高学府。匡源到任之后，利用门生故吏的关系，迅疾为书院延揽了多位名儒硕士前来助教，其本人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和教学管理之中。他丰富的从政经历，渊博的文化知识，严谨的治学精神，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，很快就赢得了学子们的拥戴。他还根据受业者的水平高低、天赋条件和闻道先后，予以分类施教，力求使更多的学子成为栋梁之才。为了激发学子们的学习热情，他还选辑编印了多册学子作文，当作范文供学子们学习。

同治六年(1867)五月，匡源编辑

刻印了《泲源书院课艺初编》《泲源书院课艺二编》，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和匡源分别为之作序。匡源在序中这样写道：“泲源书院为山左教育人才之地……余自乙丑春来主讲席，为诸生严立课程。越二载，得文若干篇……其编次以岁分先后，而以经、古、杂体附之。又取条规冠其端，使诸生知本末相资，文行不可偏废，勉为有体有用之学焉。”

同治八年(1869)十二月，匡源编辑刻印了《泲源书院课艺三编》，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和匡源分别为之作序。匡源在序中这样写道：“余囊有《泲源书院课艺初、二》两编之刻，一时学者争先睹之为快，翕然成风，几于家置一集。监院李君石瑚，复请再续选编，为诸生观摩之助。余惟制义代圣贤立言，以理法为最要。理法不明，虽才气纵横，词华富丽，无足尚也。比年以来，与诸生谆谆商榷者，首在于此。而力学之士多能循规蹈矩，端其趋向，文律渐清，文气亦渐几于厚。”

光绪六年(1880)九月，匡源编辑刻印了《小题新编初刻》，选文五十余篇，并为之作序：“吾故与之言信，乃取近人名作，细加评阅，共得文五十余首，因颜之曰‘小题新编’。夫所谓‘新’者，非惟句雕金玉，韵叶官商之谓(即选文体裁、题材、出处、论理、行文等)，谓其理新、意新、笔新、局新，令阅者一览其文，耳目为之一新焉。”

在泲源书院的大事记中，与匡源有关的事情还有下列记载：

同治十年(1871)，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，飭有司于泲源书院东偏建仓颉祠，并迎仓颉像祀之。事竣，嘱匡源“为文以记其事”。匡源遂于当年七月初八撰写了《泲源书院新建仓颉祠记》，并刊石以立。

光绪七年(1881)，匡源病逝于泲源书院，时年66岁。

光绪九年(1883)，朱学笃续辑匡源编辑而未完成的《小题新编续刻》，共得文六十余篇。

匡源主持泲源书院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，从学弟子多达三千之众，其中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并金榜题名者有四百余人，闻名于世者百余人，如：状元曹鸿勋、尚书张应麟、国子监祭酒王懿荣、著名史学家柯劭荪等。

学识渊博者尤善著书立说，匡源也是如此，其主要著述有《珠云仙馆诗文钞》《名山卧游路》《奏议存稿》《画学先资》《历代文选》《历代诗抄》《唐宋元明绝句选》等。匡源的书法也很出色，以笔力雄健，刚中见柔而备受世人称道。其传世的书法作品以奏章为多，主要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和国家档案馆中，具有较高的研究与收藏价值。

遗憾的是，在匡源传世的作品中，至今尚未发现有关济南山水胜景的记载。或许是散佚，或许是他不善游山玩水，而没有创作相关的诗词歌赋。

此外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同治八年(1869)，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了“尚志书院”，特意聘请匡源担任首任院长，硕学鸿儒，众望所归，身兼两院院长，这在泲源书院和尚志书院的历史上，独一无二，惟匡源如此。